

一部控诉鬼子兽行的新的《红高粱》

魔门的

20名中国姑娘被充作慰安妇后
在樱花山庄的悲惨遭遇。

王从学 著
MODEMEN



重庆出版社

魔



* T137057 *

的

门



重庆出版社

王从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的门/王从学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ISBN 7-5366-5727-7

**I. 魔…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909 号

魔的门
王从学 著

责任编辑 李盛强
封面设计 刘梁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80 千 插页 2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7-5366-5727-7/I · 1086
定价:23.80 元

Contents 目录

1	序	血 洗
7	第一章	花中选花
23	第二章	劝降花魁
35	第三章	雾里看人
53	第四章	飓风行动
63	第五章	樱花山庄
75	第六章	乔莎之秘
87	第七章	密密胶园
97	第八章	业务训练
107	第九章	逃离火坑
119	第十章	海上牢笼
129	第十一章	贵妃池畔
143	第十二章	怒杀坂田
153	第十三章	粤剧女皇
163	第十四章	围棋大师
173	第十五章	血泪初夜
183	第十六章	刺杀藤野
197	第十七章	忍辱偷生
207	第十八章	围棋大战

Contents 目录

219	第十九章	无颜相见
231	第二十章	因祸得福
241	第二十一章	池畔惊魂
251	第二十二章	慰安所内
265	第二十三章	稀世珍宝
275	第二十四章	打鬼上山
289	第二十五章	天皇奶妈
305	第二十六章	尴尬月老
319	第二十七章	绝密任务
327	第二十八章	神圣尊严
335	第二十九章	日月昭昭
343	第三十章	异国之恋
353	第三十一章	爱恨情仇
363	第三十二章	忍川司令
373	第三十三章	商商之死
385	第三十四章	围棋冠军
395	第三十五章	幸存的人
409	尾 声	春雨潇潇

序

在东半球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名叫日本，英文名 Japan。20 世纪的 20 年代，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中，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和更好地制约工农运动，日本统治阶级把军阀巨头田中义一推上了政治舞台。于是，日本开始了一个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时代。田中在他的一次“东方会议”的演说中说：“吾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及欧洲。”



1928 年 11 月 10 日，与田中一个鼻孔出气的日本天皇裕仁在京都行宫紫宸殿举行加冕大礼，成了有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外交、财政、统帅军队、任免官员一切统治大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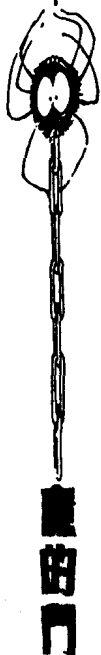
从 1931 年~1936 年，日本发生四次政变，五次改组内阁，军部步步进逼，建立军人政权，日本终于成了亚洲的战争温床。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关东军侵占中国东三省。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进入中国华北地区。

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军攻占中国东方大都市上海。

序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军血腥中国南京30万人。

从此以后，不足中国一个省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把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华夏抛进了血与火的战争之中。一场持久的，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开始了。

到40年代，日本又推行他的“南进”政策，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夏威夷的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场由日军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一手策划的战斗使美军损失惨重，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我们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4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三星岛。隆冬。

一个没有月亮，甚至没有星星的夜晚。夜深了，万籁俱寂，三星岛上的人们不管是当官的，下贱的，有钱的，没钱的，开鱼行的，打鱼的，做生意的，种庄稼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几乎全都进入了梦乡。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劫难如骤然而至的台风正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漆黑的，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突然开来了一些日军军舰。这些庞然大物分别在离三星岛一百米至两百米的浅海处抛锚，从军舰上放下一些登陆艇、皮划艇。数千日军官兵迅速对和平、宁静的三星岛形成了铁桶似的包围。包围圈渐渐缩小，逼近了海岸。

首先发现这些日军扑上岛来的是年近花甲的老渔民张镇海。他住在海岛南面离海边最近的一座小木板房子里。迷迷糊糊中，他被一种极遥远，极细微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这种声音像鱼汛来临时公母鱼在交尾时欢跳。

他揉揉眼睛，披衣下床走出屋来，站在一块石头上，凭着一双多年练就的夜视眼和灵敏的耳朵，他立刻准确地判断出：有许多人正向岛的中心推进，并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地从船上跳下来。这不是赶海回来的渔民，谁也不在这寒冷的日子里去赶海。这也不是海盗，海盗没有这样多的人；这只能是前来偷袭三星岛的日本鬼子！张镇海心里一惊，浑身冒出一层冷汗，返身大步回到屋里，摇醒正在酣睡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张秀花。

“秀花，快醒醒，快醒醒，鬼子来了！”

张秀花娇声地“嗯”了一声，把身子又转向里面去了。

“啪——！”张镇海气得在女儿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又大吼道：

“鬼子来了！”

张秀花这才被惊醒了，一翻身坐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你快躲到屋后那个山洞去。”

“爹，你呢？你也去躲起来……”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张镇海一边说一边把女儿强推





出了屋，看着女儿极不情愿地往后山去了。他返身进屋把桌上剩下的半瓶酒咕噜咕噜猛灌进嘴里，然后从墙上取下那个他用了多年的暗花色的充满酒气和鱼腥味的海螺，出门就往离家最近的那个山包上跑。他跌跌闯闯地冲上了山包，喘了喘气，向着北面山下的三星岛镇，一用劲，吹响了海螺。

“呜——！呜——！呜——！”……

一时间，寂静的夜空中响起了海螺低沉、浑厚、使人惊心动魄的声音。

三星岛镇近万居民被这急促的海螺声惊醒了，所有的人刹那间便明白出了什么事，全都乱七八糟地动作起来。大人叫，小孩哭，骡马嘶，牛羊鸣。三星岛慌乱得成了闹嚷嚷一锅粥。

离这个小山包最近的日军有人朝山上打开了手电——光柱中，一位高大魁梧的老人银须在夜空中飘拂。他轻蔑地看了射来光柱这个方向黑压压逼上前来的日本鬼子一眼，一昂头，把海螺的声音吹得更响亮了。

“死啦死啦的！”小野次郎中队长气得提前下达了射击的命令。

“哒哒哒！哒哒哒！……”立刻，无数枪弹布成雨网向着张镇海老人飞去，

海螺声嘎然而止。老人没有即刻倒下来，而是艰难地，慢慢地扭过了身子，大睁眼愤怒地盯着向他扑过来的疯狂的日本人。“噗——！”他把口中的鲜血喷向离他最近的一个鬼子，这才轰地一下倒了下来。

不一会，整个三星岛到处都响起了枪炮声，日本人“八格牙鲁——死啦死啦”的叫骂声，手无寸铁的三星岛人凄厉的惨叫声。鬼子焚烧房屋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这个岛上有一支 500 人的自卫队，他们与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到黎明前战斗结束时，他们因弹尽无援几乎全部阵亡，没有一个人投降。

天亮了，日军把俘获的这个岛上的所有的人赶到了一片沙滩上，然后按照南方军司令部的密令，对这些中国人进行分解。

首先，他们从数千名女人中挑选出了 125 名 15 岁到 20 岁的妙龄少女。由于选择的面大，这些挑出的姑娘个个长得花容月貌，漂亮迷人。被挑出的姑娘立刻被押送到停在南边海面上的“加丸”号护卫舰上，待全体姑娘上了船，军舰马上升火起锚开走了。



他们又挑出了三千多名强壮的男人，每五个人用一根铁丝串在一起，押回了三星镇的小学校集中看管起来。

最后，海滩上还剩下五千多名老弱妇幼，日本人用小钢炮轰，用机枪扫，用刺刀捅，把他们全部杀掉了。日本人在这堆如山积的尸体上浇上汽油，放一把火烧掉。几天内，空气中还弥漫着尸体的焦糊气息。几次涨潮的海水扑上岸来，把没有烧完的一些人骨头全冲到海里去了。

三星岛也许几千年前就有了人类，在它数千年繁衍生息的历史中，它遇到了空前的劫难。日本人除了屠杀了五千多名老弱妇幼，在以后不久，又杀掉了那三千多名强壮的男



人。他们作为苦力，为日军修好了一个直接服务于太平洋战争的秘密飞机场。为了大东亚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活在世上对皇军是没有丝毫好处的。三星岛秘密飞机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在一个真实的岛屿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惨剧。

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这个秘密军事基地的修建经过，而是那 125 名还活在人世的妙龄少女既悲惨，又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花中选花

第一章

被改为运输舰的“加丸”号护卫舰向着南边的大海深处驶去。

留在三星岛的日军龟田少将司令官曾向大佐木村舰长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运送 500 名官兵去马来亚；利用在海上航行的这段宝贵的时间，训练 125 名在三星岛征获的中国慰安妇。为了完成好第二个任务，木村根据龟田司令官对他的指令，作了周密的计划。

现在，这些长得花容月貌的姑娘被他们关在护卫舰装物资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仓库从中间隔开，一半装的是人，另一半仍然装的是各种军需物资。这儿除了女人——中国姑娘，——没有男人——日本人。隔着坚硬的钢板，姑娘们看不见外面的一切，然而，她们全都朝着一个方向——中国，家乡，三星岛；她们全都想着自己的亲人——父母亲，兄弟姐妹，恋人。三星岛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一把土，一只



第一章



木船，一张鱼网，一缕炊烟，甚至一捧海水，一片白云，一丝风都和她们年轻、充满着幻想和迷惘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一起，使她们不敢忘怀，不能忘怀。而从凌晨到现在突然降临到头上的一切，使她们的心灵震颤，恐惧，却又无可奈何。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从那种从天而降的灾难中醒过神来。她们的脸色显得苍白、焦灼、六神无主、凄凉而又麻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还在她们耳边轰鸣，冲天的火光还在她们眼前闪耀。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们许多已被日本人屠杀了，剩下的以后也难逃一死。她们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亲人，甚至忘掉了自己处在一种人生最危险、最窘迫、最悲惨、最无奈的境地。

张镇海老人的女儿张秀花也没能逃脱被日本人抓住的厄运。此刻，她坐在靠近出口的铁舷梯边，眼眶上挂着几颗清丽的泪珠。她明白父亲把她从床上打起来，强把她推出屋去，是不想让她被日本鬼子抓住糟蹋。她慌乱地在黑暗中往屋后一阵疯跑，终于跑进了那个隐蔽的山洞。可是不久她又急慌慌地跑了出来，因为她听见了父亲吹响的那熟悉的，使人揪心扯肠的海螺声。她躲在一块岩石后，眼睁睁地看见了父亲壮烈牺牲的那一幕。无数枪弹击中了父亲，他像一尊天神一样怒视倭寇，就在倒下的一刹那，把最后的一口鲜血喷向强盗。父亲把对女儿的爱，把自己最后的生命，化作海螺声声，献给了生他养他令他爱恨交织难以了结的三星岛。枪声响起的同时，张秀花本能地从岩石后扑出来，她要去救父

亲，她要 and 父亲死在一起——可是她被一个人抱住了。这个人怒骂了她一句：“你去找死呀！”把她又强拖回了山洞。她哭着咬他，打他，终于安静下来后认出了这个人是海狗子哥。海狗子哥的家离她家不远，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他除了和父亲一起出海去打鱼，剩下的时间全都来陪她。他喜欢她，爱护她，发誓这辈子要娶她做老婆。她心里其实也喜欢他，可从未答应过。在山洞里，她忘掉了害羞一头扎进海狗子哥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日本鬼子搜进山洞里来了……海狗子哥与他们没交几下手就被日本人抓住带走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被日本人杀掉吗？如果他没有死，日本人会拿他去干什么呢？去打仗？去做苦力？也像自己一样被运到哪儿去吗？

海狗子哥从小就和她一起在海滩上拾贝壳，挖海蛎子。稍大一些，他们就一起钻进近海的海水里捉鱼。张秀花从父亲身上学了一身水里的好功夫，她钻进深蓝色的海水里就如同一条鳗鱼一样随心所欲，而海狗子哥比她更会玩水。每一次，他都比她游得更远，潜得更深，比她捉的鱼多；每一次，只要她逃，她逗他，他都能捉住她。她是鳗鱼，而他则是箭鱼。后来，她不敢和他呆得那么久，不敢和他呆得那么近了，那是她长大了，知道了害羞，有了女儿家的心事。她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海水、海风、阳光、沙滩，父亲严厉的吼叫，煮饭，织网，摇船，日日断不了的各种鱼肉，竟使她长成了一个见人爱的美人儿。她身材高挑丰满，一头乌黑油亮的长





康的門

发，两只大眼睛水汪汪亮闪闪。来提亲的人多了，父亲平时什么都管她，可在这事儿上却由着她。老人心里亮堂得很，这丫头片子心里早有海狗子了。海狗子去年打烂了船，养着个瞎了眼的老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心里愧得不敢登张家的小木板房了。秀花一个也没有答应来提亲的人，纵你金山银海，秀花不爱，秀花爱的是海狗子。海狗子哥活个男人有志气，一身力气，一身绝好的海上打鱼的功夫，秀花这辈子跟了他，不受气，也不会穷到哪儿去。人活一世，不就图个顺心顺意吗？好吃好穿，那是小小的事情。可海狗子哥……

紧靠张秀花坐着的是商商。这位美娇娘的泪水不知哪儿来那么多，自打上了这艘日本人的军舰就没干过。这人生突发而至的巨大变故使她简直难以理解，老天爷竟把大喜和大难在同一天降临在她的头上。今天可是她成亲的好日子啊！

商商的父亲在三星镇上是开绸缎铺的，不算大富，但小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其实绸缎这东西在本镇并不好卖，商老板主要是搞批发，从江南、四川过来的货物从他这儿中转，然后流到南太平洋一些国家和岛屿。

商商是在一种不愁吃穿的日子中慢悠悠长大的。母亲死后，父亲纳了她寡居的二姨当填房老婆。这填房过来的后娘自然心疼过去是姨侄女如今是女儿了的商商姑娘。后娘带来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商商的这个表哥叫楚天雄，比商商

大一岁。两个孩子相处的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了感情。这事儿叫当爹的看见了，一句话，不同意。商老板倒不是因为这两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儿女了，成其好事别人说闲话，而是觉得楚天雄还不具备谋生的本事，爱如掌上明珠的亲生女儿跟了他，以后的日子难以预料。楚天雄自小除了舞刀弄棒打拳练气功惹是生非其他的一概不会，商老板信不过他。楚天雄为此一气之下离家奔了南洋，在断了五年音讯后，一个月前突然回来了。而今的楚天雄居然衣锦还乡成了马来亚一个种植场的主人，他的橡胶园有四十多公顷。商老板这才对他刮目相看了。在他把满满一箱银元放在商老板算账的大桌子上，大声提出要娶商商作老婆的要求后，商老板望着他，抚摸了这些银元一阵，略作思考，便允诺了。从昨天早上起，三星镇中心老街上的商记绸缎铺便宾客盈门。商商被花轿从她姥姥家抬回来，一路上吹吹打打。商商腾云驾雾般坐在花轿里，红布盖头，情思绵绵，心儿咚咚地跳。大堂上与表哥交拜成亲后，她被送入了洞房。入夜，宾客散尽之后，楚天雄大步走进了红烛高照的洞房里。由于陪客多喝了一点，楚天雄微带醉意，看着端坐床边的日夜思念的小表妹，他心里立刻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商商今晚穿锦着缎，大红盖头还遮在那张俏丽无比的脸上。楚天雄慢慢走过去，一下揭开了她的红盖头。商商看了红着眼睛的表哥一眼，一张粉脸羞得通红，轻抬玉臂遮住了脸。

“商商，我的好商商，今晚你真是太美了。”楚天雄拉住她的手，也在床边坐下来。“我走这些年，听说，来为你提





亲的几乎踩断了商家的门坎。连三星岛的首富刘富年也为他的宝贝儿子登了商家的门。他们中，不乏风流才子，官宦公子，富商巨贾，你为什么一个也选不中呢？”

“你坏，你坏。”商商娇声说。

“回答我，商商。”

“我等你。”商商低声说。

“要是我回来仍是一个穷光蛋呢？”

“我等下去，你再去闯。”

“要是我闯不出来呢？”

“不会，你不是那种人。”

“我是哪种人呢？”

“你有志气，有心计，有本事，遇事总有办法。”

这话让商商说准了，她识人。并不是所有闯南洋的人都发了财，可以说大多数的人都只有一点小积蓄。楚天雄在马来亚跑过许多地方，做过各种苦工，扛包、挑鱼、跑堂、种花、守门、洗车，最后他终于选择了一个替人照看小孩的事。这家主人是位英国人，在马来亚有很大的产业。楚天雄每天送小孩到学校去读书，又每天去把她接回来。一天，小姑娘挣脱他的手去追一只黑蝴蝶，一辆汽车飞快地驶来，就在要撞上小姑娘的那一刹那，楚天雄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从车轮下夺回了她的生命。主人感激楚天雄对他女儿的救命之恩，提拔他当了管家，后来又让他去管理他的种植场，再后来，主人变卖产业要回英国去时，干脆就把其中的一个种植园送给了他。这儿有楚天雄的运气，但能够说没有他的心计